

农村小剧本

红芋秧

范
乃
仲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村小

紅芋秧

(独幕话剧)

范乃仲作

剧本月刊社編选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PDG

紅芋秧(独幕話劇)

范乃伸

劇本月刊社編选(北京王府大街64號)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)

(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13號)

人民美術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正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張1 $\frac{1}{8}$ ·字數17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·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數 0,001—50,000

統一書号:T10168·10

定价:(四)八分

內容說明

正是搶種紅芋的季節，王庄生產隊的紅芋秧有剩餘，隊長王福稠決定把它賣掉，恰好有兩個買主來買，一個是自稱下放干部的劉三照，一個是李庄生產隊的隊長李四喜。王福稠為了貪圖厚利，不顧女兒彩鳳的勸說，把秧苗賣給了劉三照。李庄生產隊因為等着紅芋秧栽種，只好用更高的價錢向私商去買。結果被彩鳳發現這個私商原來就是冒充下放干部的劉三照。她巧妙地安排好時機，使二人同時去取秧苗，以揭穿劉三照的假面目，使父親認識到私商投機倒把的真相。在事實面前，王福稠終於認識到由於自己自私、本位所帶來的嚴重後果，從而糾正錯誤，提高了覺悟。

劇本揭露了私商的不法行為，教育農民不要貪圖厚利把農產品賣給私商，是一個有現實意義的劇本。

人物：王福稠——四十多岁，王庄生产队队长。

彩 凤——二十岁，王庄生产队妇女队长，王福稠的女儿。

会 計——三十多岁，王庄生产队會計。

张大伯——五十岁，王庄生产队社員。

李四喜——二十多岁，李庄生产队队长，彩凤的未婚夫。

刘三照——投机商人。

青年社員甲、乙。

時間：盛夏，雨后，正在搶种紅芋之际。

地点：村头，田边，大路旁，树蔭下。

幕啓：雨后初晴，天气炎热，蝉声震耳。

〔會計掂着一杆大秤，腋下夾着算盘，一路沉思地走来。〕

会 計：（自言自語地）我看今天我們队卖紅芋秧子的事有点麻煩，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主顾，一个是李庄生产队队长李四喜，我們队长的女婿，（俏皮地）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我們妇女队长王彩凤的爱人。人家是个穷队，應該帮助。一个是下放干部，咱們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，他抓的紧，出的价錢高，跟李四喜頂着买。究竟卖给誰呢？这个，……（不由地唱起来）“一个

是領兵大元帥，一個是龍虎雙狀元，我舍哪個來留哪個，倒叫我樊氏梨花作了難！……”管它哪！介紹給隊長，請他處理去。（向田野喊）隊長，隊長！

〔王福稠答應了一聲，上。他的長相、打扮、言語、行動都顯出來非常精明。現在他腋下摟着一捆碩壯的紅芋秧子，一边走一邊向身後招呼。

王福稠：過來過來，都來樹蔭底下歇歇！

〔又走出幾個拿着鐮刀、扛着鋤頭的社員。這里面有彩鳳、張大伯、還有幾個好開玩笑的青年，大家各尋位置，坐下休息。

王福稠：（放下紅芋秧子，抖抖小褂，一面摘下草帽來搨風，一面又把臉上的汗珠抹下來一把一把地向地上彈。天氣雖然這樣熱，他却興奮得很。問會計）啥事？你一天兒遍給我喊魂！

會計：（挑皮地唱）“賣給你來賣給他，倒叫我會計作了難！”

王福稠：別扯蛋！是有人來買咱們的紅芋秧子了不是？

會計：你真會猜，（比比指頭）兩個。

彩鳳：（驚問）來了兩個？

會計：哎。

彩鳳：都是誰？

會計：（故意急她）對你，得保守一会儿秘密。

彩 凤：（报复地）看你那味！

王福稠：（不了解内情）来了两个有什么希罕的？

明天只怕还要搥破門呢！（心里的好打算憋不住要向大家說）恁大家看呵，咱們的紅芋只有三十亩沒栽上啦，再有二亩地的秧子就足够用的啦，可如今还剩下十亩地的秧子，嘿嘿！

（得意的笑着）

青年甲：那就卖吧！有的是买主。

王福稠：这玩意現在卖的是時間！刚下过透雨，誰不搶着栽？早栽一天多得一天的产量嘛。

· 价錢賤，他得买，价錢貴，他也得买！……嘿
嘿！（又得意地笑了）

张大伯：价錢貴賤事小，早点卖倒是真格的。

王福稠：（扳着指头算賬）一亩剪五百斤秧子，十亩五千斤，两毛一斤，娘的，这一笔能捞一千元！儲备三百元，分紅七百。张大伯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
张大伯：这倒也是吃不穷穿不穷，打算不到要受穷。

王福稠：（向會計）“財政部长”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
会 計：同意！我是一百个同意。当會計的就是整天希望我們队的存款折上多划几个圈圈儿，社員手里叮叮当当不断錢！

王福稠：大伙非选你当模范會計不可！你說这话

真对我的心思！鉄蛋，你呢？

青年甲：（高兴地往上一蹦）同——意！你真是鉄算盘。

〔大家一陣哄笑。王福稠也更得意了。〕

王福稠：我説过，咱們这个队要先过共产主义，我有把握！为啥？你就光看咱們畦的紅芋秧子就知道了；（随手拿起几枝）又粗、又长、又肥、又水綠，栽一棵活一棵，誰不搶着买？不錯吧？

彩凤：（撇撇嘴）爹，你說走嘴了吧？光你一个队就过共产主义啦？

王福稠：彩凤，你往后走着看。要知道，今儿个咱們队的悶錢罐子又多了三百块！这样多十次就是三千块，一百次就是三万块！日子不可长算哪——数咱建設的快嘛，不怕你不信！

彩凤：我就不信！別的队都拉在后面，光你一个队跑在前面，你只图把你这一个队搞好，別人家的事，一概不管，你就能进入共产主义啦？你在哪个支部里听过这种課？

王福稠：別給我要理論，我讲究的是实际。你同意不同意吧，你是妇女队长哩，也得表表态度。

彩凤：（所問非所答地）爹，咱們眼下还差三部犁子，很影响栽紅芋的速度，添上三部犁子，今天就能完成栽紅芋的計劃，你怎么不快些想

想办法呢？

王福稠：我自然要想办法。我現在說的不是这，
問你同意儲备三百、分紅七百不？

彩 凤：我同意支援李庄队。李庄队正缺紅芋秧子，急得火着，我看該卖給他們。

青年甲：（有了开玩笑的題目）吆！你还没有出嫁就单想着他們的事啦？

彩 凤：咋啦？人家队穷，咱們队富，就不能帮助帮助人家啦？

青年乙：你咋知道人家缺紅芋秧子？誰給你报告的？說，啊？

〔大家又一陣哄笑。〕

彩 凤：（含嗔地）說正經事你們也胡鬧，滾开！

张大伯：帮助是應該帮助，人家是穷队，又是邻居，又是亲戚……

王福稠：我可以掏腰包帮助！前天不是听彩凤說，他們生产有困难，我把几年儲蓄的錢都借給了他們——整整二百块！

彩 凤：这，俺俩当时都表揚你啦。

〔幕后傳來的声音：“彩凤，李四喜来找你哩。”〕

青年甲：說誰誰就到，喊你哩，快去吧。（把彩凤推了下去）

会 計：他想利用利用关系啦？今天这个事我得介紹給队长处理。

张大伯：（瞪會計一眼）胡扯！什么关系关系的，說話不根据实际。

王福稠：（郑重地声明）我閨女、女婿也好，老天爷也好，他穷也好，富也好，誰出的价錢大我卖给誰，这是咱全队的事情，不同我自己那二百块錢，咱公事公办！（向會計）那个买紅芋秧子的人呢？

會計：在那边給李四喜說話，——彩凤一去，他的話就該說完了，不信，他这就来。

王福稠：扯蛋！市場上什么价錢？你摸底了沒有？

會計：摸了，这个价。（比碼子）

王福稠：两毛。这个人出多少？你摸底了沒有？

會計：这个人說的可排場啦，只是沒有說具体。

王福稠：唔。我勒勒他再說吧，这玩意一斤能多賺半分錢也好。

张大伯：（問會計）呃，这个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？要是个投机倒把的，就是給万貫也不能卖給他。

會計：（摇摇头）这……不清楚。

〔刘三照上。〕

刘三照：（接着說）我是集体的！

〔他戴着口罩，口罩遮住了他大半个臉，只露出

来两只豆粒似的眼睛。他机灵地环视了一下众人，甜甜地偎上去递给每人一支烟，掏出打火机来一一给点着。

刘三照：吸，吸！烟茶不分家。

青年甲：你是哪个集体的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

刘三照：（忽然省悟地）我自我介绍吧！我是东关生产队的下放干部。这些年不在家，才下放回来，担任副队长，大家当然都不认识啦。嘻嘻！

青年甲：噢。……（疑惑，挑皮地围着他看了半圈，把刘三照看得有点发毛）

刘三照：（抗议）咋啦？老弟，我又没有偷你的！

王福稠：（生怕他们把主顾赶跑了）去去！都干活去，公买公卖，管人家这些干啥！去去！（把大家轟了下去）

刘三照：（摘口罩）这纯粹是人多嘴杂！纯粹是误会！难道这大天白日的，我会冒充下放干部？笑话。

王福稠：你别生气，回头我一定批评他们。你们生产队打算买点红芋秧子？

刘三照：就是。红芋这玩意是高产作物，我坚持意见要多种一些，要不，还不买红芋秧子呢。只是我讲价钱不在行，你得给我来实打实的。

王福稠：唔唔！你們出啥价？你看，我們的秧子多好，栽一棵活一棵，依我說，宁肯买这貴点的，也不买那賤点的。

刘三照：（拿起来一縷秧子看了看）这秧子并不好，斤数重，棵数少，棵粗錢吃亏！我們是穷队，你得抱着点支援的精神。

王福稠：那当然啦，你們出啥价？

刘三照：你說，你們要啥价？

王福稠：你先說。

刘三照：你是卖的，自然該你先說。

王福稠：（支不住勁了）好，我先說，三毛！

刘三照：我的天！（比碼子）一毛八！

王福稠：两毛八！

刘三照：（比碼子）正經市价，两毛！你沒啥話說了
吧？

王福稠：好啦好啦，两毛六！

刘三照：（咬咬牙）噢，两毛二！多一个我也不买
啦。

王福稠：（頓頓足）好吧！两毛四！少一个我也不
卖啦。

刘三照：（旁白）两毛四，我一斤多掏四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李庄队急着用秧子，我三毛卖給他們，一斤还賺着六分呢，合算。（又寻思了一下）別慌，我得拉拉硬弓，（向外走了几步）太貴太

貴！

王福稠：（旁白）我一斤多賣四分，十斤多賣四毛，一百斤四塊，一千斤四十塊，五千斤二百塊，乖乖！每個勞動力又多分兩三塊，干！（又尋思了一下）別忙，我得拿拿勁。（也向外走了几步）一分價錢一分貨，少一分我也不賣。

劉三照：你到底賣不賣？不賣我走啦。

王福稠：你到底買不買？走，咱干活去。

〔劉三照扭頭要走，王福稠也扭頭要走，二人又互相窺視對方的虛實，不意目光碰到一處。〕

王福稠：（警告地）過了這個村，可沒有這個店啦！

劉三照：（旁白）就這吧，別把弓拉斷了。（向王）唉，反正我們用的急，就這，兩毛四，可是“君子一言”啦。

王福稠：別，你交了定錢，咱再“駟馬難追”。

劉三照：（摸摸腰里，掏出來二分錢，獨白）媽的，花的只剩這兩分錢了，（向王）我取錢去，你可得給我留着，兩毛四！（旁白）我趕快找李四喜去。

（下）

會計：（上）隊長，我看這人有點滑，你別坐了他的轎啊！

王福稠：（自負地）你放心吧，我坐不了他的轎，你看我是干啥的！舊社會那一套花槍咱懂，為啥？吃過的虧多啦！他給我来新的，我也給

他来新的，他給我来旧的，我也給他来旧的，
嘿嘿！

会 計：李庄队的人来了，你怎么应付？

王福稠：（变色）我正愁这个问题！

会 計：他正巧来了。

〔彩凤、李四喜从一侧上。王福稠连忙躲开。会
計也藏在树后，偷听。〕

李四喜：你爹的脾气我知道，所以先来找你摸摸
情况，行，我就张嘴，不行，就趁早……

彩 凤：（果断地）行！你们是个穷队，应该帮助，
特别行！

李四喜：这完全是为了工作，可跟咱们的“关系”
没有关系。

彩 凤：哎呀，你顾虑个啥？有这个关系也是行，
没有这个关系，也是行。因为有这个关系，该
行的就不行了？我不怕背这个黑锅子，谁愿
意嚼舌头叫谁嚼去！

李四喜：（被彩凤鼓舞起来）对对！我们打算沾
光，你看出多少钱一斤？

彩 凤：大概得两毛左右，我说不定。

李四喜：大概不行吧，得两毛二。

彩 凤：一般是两毛，公家对公家，公公道道。我
爹就是有一千个给我们队拉套的心，这个价
钱也能堵住他的嘴。

李四喜：（感激地抓住她的手）好好。我馬上回去把犁子給你們送來，就跟你爹談這個問題。

彩 凤：实心眼子！你快回去把犁子弄來吧。

〔李四喜不走，他深情地看着彩凤。〕

彩 凤：（靠近他）你想說什麼？

李四喜：我們這一百畝紅芋這次能及時栽上，保證秋後就能摘掉我們隊的窮帽子！我們隊的社員都不願意讓我戴着這個窮隊的帽子，來娶你這個富隊的姑娘啊！

彩 凤：（歡喜而羞澀地）好大的志氣！這麼說，你們隊有很大的信心，秋後就可以摘掉窮隊的帽子了？

李四喜：嗯！關鍵的問題是眼下種好種足紅芋。

彩 凤：你快回去把我爹借給你的那二百塊錢拿來！快跟我爹來談判買紅芋秧子的事，談判好了就交定錢，我先幫你跟他說說，你要快！

〔會計在樹後哼二黃：“哪當里當哪當里當哪，哪當里當里當哪當……”李四喜窘下。〕

彩 凤：哪當個啥？又沒有什麼秘密！（向幕後高聲喊：“姐妹們，別鋤地啦，加油把紅芋秧子剪下來！”下）

〔會計吹了幾聲口哨，王福稠上。〕

王福稠：你搞什麼鬼？

會 計：（嘴幾乎咬住王的耳朵，囁咕了一陣）我一點

也不搞鬼吧！

王福稠：（瞪着眼睛紧紧追問）真的？

会 計：真的！

王福稠：給两毛一斤？

会 計：对！

王福稠：人家那边給两毛四，他給两毛，差四分就是差二百块！要是跟他也要两毛四……唉！他是个穷队，咱說不出口，……对！干脆不卖給他！

会 計：这合适嗎？他一会就来，你不好推掉啊！

王福稠：（沉思了片刻）这么办，你快把保管室騰出来，把剪下来的秧子弄到里边去，給那个下放干部留着。还有，你赶快催他来过秤，快快！

会 計：明白！（飞奔而下）

王福稠：（捧着嘴向田野上高声喊）大家注意，停止鋤地啦，突击剪紅芋秧子，剪下来就送到保管室。

彩 凤：（上，試探地）爹，現在突击剪紅芋秧子干什么？

王福稠：紧急措施。

彩 凤：八成来了买主，买主是誰？給啥价錢？你打算把秧子卖給誰？

王福稠：停停你就会明白了，我是为全队着想，完全正确。

彩 凤：（沉吟、琢磨）那好吧！希望你完全正确。

可是咱们缺犁子的事怎么办？要是再添两三部犁子，今天就可以把红芋栽完了，李庄队的犁子闲着几部，谁去接洽一下，你去？我去？

王福稠：借李庄队的犁子？你摸了他们的态度没有？

彩 凤：人家热情的很嘍，不要咱去拿，情愿给咱送来。

王福稠：（深思熟虑地）情愿给咱送来？你的脑筋简单哪，这里面有文章！是不是先给我们送犁子，然后就来剪我们的红芋秧子？（肯定地）一定是这个弯！

彩 凤：这样太好啦，我们两个队的生产问题都解决啦。

王福稠：所以我說你脑筋简单，连这账都算不清，犁子我高低都不借！

彩 凤：（惊讶地）咋說？不借？

王福稠：（小声地说明利害）妮子，你想想，犁子用一用，掉不了毛，损不了皮，用完了还是犁子；红芋秧子呢，一斤少卖四分錢，五千斤就是二百块！我们借了他们的犁子，他们就要来剪我们的秧子，这就等于把二百块錢扔到水里，社员们连个响也听不到，所以不借！我们以后想办法买犁子吧。